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于晓琳
执编/版式:毕诗春
美编: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北纬53度的寒风,一天比一天凛冽。大兴安岭地区寒意渐浓时,图强林业局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——龙江第一湾的冬季,却正悄然苏醒。这片被冰雪覆盖的静谧之地,如今以“冰雪+文化+美食”为脉络,精心织就一张温暖而鲜活的体验之网——设备在升级,项目在创新,暖意在传递,一场属于北国的、沉浸式的冬日叙事,缓缓拉开序幕。这里,冰雪燃情的极寒之美不再遥远。

岁月刻

冰雪燃情,龙江第一湾

□刘薇



龙江第一湾景区内游客打卡拍照。

冰雪奇缘, 乐园里的冬日欢歌

2025年冬,图强林业局在龙江第一湾景区的思索湖畔徐徐展开一幅冰雪画卷。多元的旅游项目如笔触点缀其间——黑桦林静立于白雪之中,枝干如墨,帧帧皆成影像诗篇;先进的造雪机日夜不息,织就素锦般的雪幕;三十多名来自森林防火系统的干部职工,以双手筑造出一条长达百米的冰滑梯。二万余块冰,从切割、搬运到拼接,每一步都在严寒中细致打磨。零下三十余摄氏度的寒风如利刃掠过,却吹不灭他们眼中那团火。这不仅是冰滑梯,更是他们献给每一位游客的、凝聚着毅力与温度的冰雪礼物。

新筑的超长冰滑梯依地势而建,宛如一条玉龙,自山脊蜿蜒而下。孩子们坐在橡胶垫上,从顶端尖叫着滑下,带起一阵清冷的雪烟,笑声回荡在冰面。父母们举着手机记录这一刻,自己的嘴角也不自觉地上扬。更有勇敢的年轻人带着激情向下飞驰,疾驰之间,激起一阵晶莹的雪浪。凛冽的风掠过耳畔,沉睡的、墨黑的森林,江心那被白雪勾勒出巨大“Ω”形弧线的龙江第一湾,头顶那蓝得没有一丝杂质的穹庐,都旋转着、流淌着扑面而来。

更响亮的声音来自雪原深处。那是雪地摩托的引擎,像沉闷而兴奋的兽吼。几个鲜艳的身影,裹得严严实实,驾着这钢铁的坐骑,在雪野上划出狂放而流畅的弧线。雪浪在他们身后飞扬起来,那是速度与寒冷碰撞出的、转瞬即逝的火花。与这现代的驰骋相映成趣的,是湖岸空地上那几头驯鹿,它们披着厚墩墩的、苔藓色的毛皮,顶着珊瑚枝般巨大而优美的犄角,眼神温驯得像两汪融化了的雪水。它们携来森林深处的灵气,等待与游人温柔相迎。一个孩子小心翼翼地将手心里的苔藓递过去,那鹿便低下头,用潮湿而柔软的鼻头轻轻触碰他的手心,那一刻,孩子的欢笑与鹿的宁静,定格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温馨画面。

江畔的“极寒体验馆”,勇敢者正尝试着“泼水成冰”——将热水奋力泼向空中,水流瞬间凝结成冰雾,在阳光下折射出旖旎彩虹。另一边,孩子们拉着冰车在冰面上嬉戏,雪圈区内,游人们手拉着手坐着雪圈顺势而下,在平缓的冰面上勾勒出悠长的线条……



游客畅享雪圈乐趣。



游客体验骑雪地摩托。

冰火之间, 温情的暖意传递

龙江第一湾景区的炊烟,比往日更暖、更盛。思索湖旁的卡伦小镇餐厅与木质别墅也悄然换上了新装。加厚的墙体、密封的门窗,将严寒温柔阻隔,只留一室如春的暖意。这一切的改变,仿佛在寂静的冰雪世界里,轻轻点亮了一盏盏温暖的灯。原有的餐厅与奶茶店之外,新的暖意正在蔓延:烤地瓜在铁桶里滋滋渗出蜜意,爆米花在锅中热烈绽放,关东煮的汤头咕噜翻滚,白汽蒸腾……它们不只是食物,更是旅途中不期而遇的踏实又暖心的小确幸。从极寒的户外走进卡伦小镇餐厅,瞬间被温暖包围。窗外是零下三十余摄氏度的冰雪世界,屋内却如春日般和煦。

一位来自广西北海的游客捧着一杯热奶茶感叹道:“本以为会冷得受不了,没想到活动起来一点都不冷,而且这里的人特别热情。”苏里卡伦的农家菜馆坐满了人。铁锅炖的香气弥漫整个屋子,大鹅、江鱼、酸菜在锅里咕噜作响。来自广东的游客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冻梨,被那冰沙般的口感惊艳;上海的一家人在品尝蓝莓煎饼,酸甜的果酱与热乎乎的饼皮是绝配。老板一边上菜一边介绍:“这蓝莓是夏天采的,冻在冰箱里,就等着冬天给游客尝鲜。”

特色美味升腾着人间烟火气,而夜晚的极光观测,则是静与冷的升华。北纬53度的高纬之地,是最佳极光观景地,晴朗无云的冬夜遇上强烈的地磁活动,北极光会翩然而至。景区为摄影爱好者搭起了温暖的驿站,让等待不再受寒冷的煎熬。观景台上早已架起了长枪短炮,人们屏息凝望。人群中,从成都赶来的荆宇鹏已经守了五个小时,镜头里,极光正达到最盛的阶段——粉紫色与翠绿色的光带在夜空中轻盈舞动,漫天光华流转。他轻轻按下快门,一连串细微的“咔嚓”声融入夜色。龙江第一湾以其极北的澄净,接住了宇宙偶然洒落的浪漫。极光流转之间,林海、雪原、江面峡谷都成了舞台上的静默音符。

白日是滑翔的激情,夜晚是静谧的守望。龙江第一湾的冬季,不再只是苍茫一片的白,而是浸满了人的温度、光的绚烂以及与山河对话的深沉诗意。



龙江第一湾景区里游客络绎不绝。

龙江第一湾冬景。

风物



兴凯湖航拍。

兴凯湖观雪

□文/孙丙杰 摄/李文忠

雪是悄悄来的。起初,只是几片几乎看不见的冰晶,在铅灰色的云层下闪烁着,犹豫着,像一群不知如何降临人间的天使,徘徊在浩瀚冰湖的上空。终于落下时,那般轻柔,仿佛只是一缕微光在冰面上一闪即逝。一片,又一片,斜斜地、缓缓地飘向那早已封冻的广袤冰湖。

这时的雪,是有情致的。它们落在湖畔的芦苇上,枯黄的苇秆便微微颤首,托住那一点洁白;落在沙冈的松枝上,墨绿的针叶便温柔地承接着,堆起茸茸的雪冠。天地间唯有这簌簌的落雪声,细碎而绵长,仿佛时间在轻声呼吸。湖面如一块巨大的、未经雕琢的墨玉,雪花落在上面,并不消融,只是静静地依偎,一层覆上一层,渐渐为这沉睡的巨盘蒙上一层朦胧的轻纱。

我立在湖岗上,看这细雪编织的帘幕。远山只剩下淡淡的水墨影子,近处的老杏树虬枝如铁,此刻也柔化了轮廓。一切都慢了下来,静了下来。这温柔,是北国寒冬里一段小心翼翼的前奏。

雪渐渐密了。

从三片五片,到十片八片,直到数不清、望不尽——天空仿佛打开了无形的闸门。雪花不再是孤单的旅人,而是呼朋引伴的精灵,奔赴这场天地间的白色约会。它们在空中旋转、飘摇,每一片都是自然之神精心雕琢的艺术品,那些精巧的六角形晶体,在黯淡的天光下,闪烁着珍珠般的微光。

你若仰起脸,闭上眼,便能最真切地感受它们的质地——不是雨滴的湿滑,也不是冰雹的坚硬,而是介于虚实之间,如梦似幻的轻柔。它们吻过眉梢,拂过鼻尖,最后俏皮地在颤动的睫毛上稍作停留,将眼前整个世界,都装点成朦胧的童话。

地上的雪,开始薄薄积起。先是斑斑点点的白,如同宣纸上偶然晕开的淡墨;继而,那白色顽强地连成片,执意地将枯草的衰黄、泥土的黑褐,一一掩盖在纯净的底色之下。雪地尚不平整,高高低低,起伏有致,像一床刚刚铺开的蓬松鹅绒被,每一处起伏都是雪自身温柔的堆积。

不知何时,雪的姿态变了。

它不再是矜持地一片一片飘落,而是一团一团、簇簇一簇地倾泻而下。那姿态,从优雅的独舞,转变为盛大的集体狂欢;不再是天空寂寞的独白,而是天地间一场雄浑的合唱。这时候望去,天地间仿佛被无形巨手抹去了所有杂色,只剩下一种白。近处的雪地,白得真切坦荡,能看清每一处积雪自然形成的柔和轮廓;远处的山峦,白得朦胧含蓄,像淡墨渲染的水墨画;天空也成了一种白,白里透着铅灰,显得深邃而神秘。

我踏雪而行,沿湖岗漫步。冰封的湖面已铺上平整的素绢,不见丝毫杂质。岸边的白桦林,枝条条条都托着松软的雪,在朦胧雪光中泛着温润的珍珠色泽。那些平日里挺拔的枝干,此刻都低眉顺眼地披着银氅,宛若待嫁的新娘。林间静极了,唯有踏雪的“咯吱”声,清脆地响着,像是与这湖、这岗,这雪在轻声细语。这声音单纯而固执,仿佛天地间最古老的节拍。

忽然,“扑簌簌”一阵响——是松鸦掠过枝头,惊落团积雪。雪团在雪地上绽开朵朵转瞬即逝的白莲。那松鸦的黑羽在雪幕中划过一道优雅的弧线,成为这纯白世界里唯一的墨迹。

登上观景台,眼界豁然开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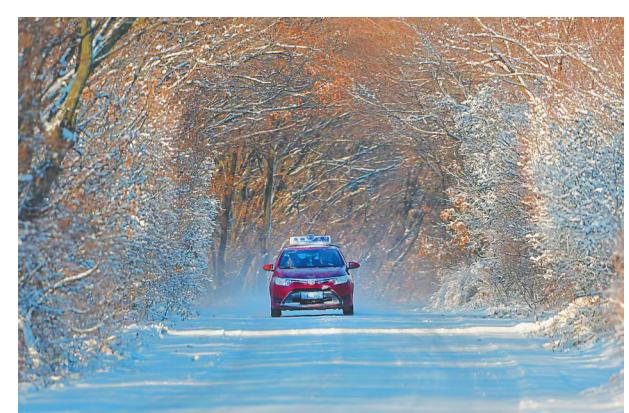
兴凯湖如一块完整的汉白玉板,向天际线无限延伸。昨日还隐约可见的对岸,如今已消失在白茫茫之中。这不是“千山鸟飞绝”的寂寥,而是“天地一白”的浩然。所有的沟壑、起伏、界限,全被雪抹平了。湖岗、滩涂、远山,只剩下条条曲线,在纯白的底子上勾勒出江山最原始的骨架。

远眺完达山,层峦叠嶂一点一点隐没在茫茫雪幕之后,如同水墨画家在宣纸上层层晕染,将峰峦山色温柔地藏进素白之中。近处的村庄若隐若现,屋顶的积雪像是给民居戴上了厚厚的棉帽,炊烟在雪中显得格外温柔,袅袅地升腾,生怕惊扰了这雪的盛典。

站在这纯净天地间,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放轻。呵出的白气瞬间融入雪幕,成为这盛大仪式的一部分。

雪花继续飘着,落在我的肩头,停在我的睫毛上。我轻轻吹一口气,看它们重新起舞。这亿万片雪花,每一片都有自己独特的形状,却在落地时融为一体,共同编织着银装素裹的梦境。

不知在观景台上立了多久。雪渐渐小了,缓了,又恢复到最初那种羞怯的、试探性地飘落。一片,又一片,悠悠地,缓缓地。我抬眼望去。天,不知何时开了一道缝隙,露出一片冷冷的、瓷器般的淡青色。雪停了。兴凯湖,连同它怀抱里的山峦、林莽、岗丘,都已完成了一次洗礼,静静地卧在崭新的、无边的洁白之中。



湖畔的林荫大道。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 妙赏专栏